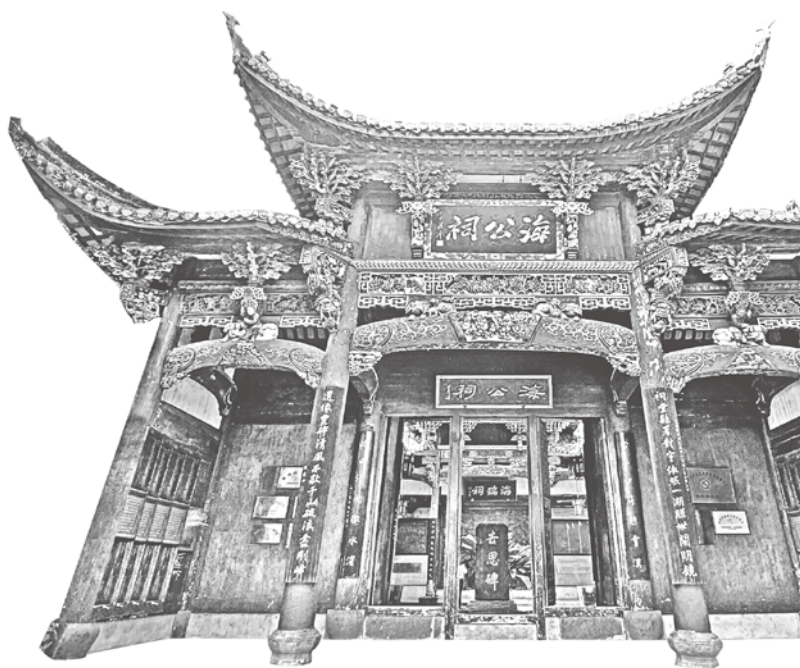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海瑞的故事

吳晗
著



中和出版
OPEN PAGE
中

出版緣起

我們推出的這套「大家歷史小叢書」，由著名學者或專家撰寫，內容既精專，又通俗易懂，其中不少名家名作堪稱經典。

本叢書所選編的書目中既有斷代史，又有歷代典型人物、文化成就、重要事件，也包括與歷史有關的理論、民俗等話題。希望透過主幹與枝葉，共同呈現一個較為豐富的中國歷史面目，以饗讀者。因部分著作成書較早，思想和主張有作者所處時代的印記，作者行文用語具時代特徵，我們尊重及保持其原貌，不做現代漢語的規範化統一。

目錄

I	海瑞的故事	1
一、	海瑞的故事	2
二、	清官海瑞	27
三、	海瑞罵皇帝	38
II	論海瑞	50
一、	明朝人論海瑞	52
二、	鬥爭的一生	70
三、	海瑞的歷史地位	92

I. 海瑞的故事

再版題記

這本小冊子是把三篇文章合在一起編成的。

第一篇《海瑞的故事》發表在《新觀察》。第二篇《清官海瑞》，發表在《北京日報》，署名趙彥。第三篇《海瑞罵皇帝》，發表在《人民日報》，署名劉勉之。為了便於讀者閱讀，這次重版，把文中一些生僻的文字和名詞，做了些注釋和修改，內容也做了些調整。

吳晗 一九六二年四月

一、海瑞的故事

(一)

海瑞的時代，是明封建王朝從全盛走向衰落的時代。他生在正德九年，死於萬曆十五年（一五一四—一五八七），一生經歷了正德、嘉靖、隆慶、萬曆四個皇帝。這幾十年中，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，土地更加集中了。皇帝侵奪百姓的土地，建立無數皇莊，各地親王和勳戚、貴族、大官僚都有莊田，親王的莊田從幾千頃到幾萬頃。嘉靖時的宰相嚴

嵩和徐階都是當時最大的地主。萬曆時期有一個地主的田地多到七萬頃。農民的土地被地主所侵奪，淪為佃農、莊客，過着牛馬般的生活。莊園的莊頭作威作福，欺侮百姓。貴族和官僚的家裡養着無數的奴僕，有的是用錢買的，有的是農民不堪賦役負擔，投靠來的。他們終年為主服役，除家庭勞役外，有的學習歌舞、演戲，有的紡紗織布，四處販賣，有的替主人經營商業，開設店舖，沒有工資，也沒有自由，世代子孫都陷於同一命運。國家所控制的人口減少了，因為一方面農民大量逃亡，流散四方，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口淪落為奴僕，戶口冊上的人口數字日漸減少。同時土地的數字也減少了，這是因為農民流亡，田地拋荒；莊田數目越來越大，莊田主的貴族和官僚想法不交或少交錢糧，這樣，向國家繳納地租的土地就越來越少。更嚴重的是中小地主和上中農為了逃避賦役，隱蔽在大地主戶下，大地主的土地越多，勢力越大，把應出

的賦役分攤在農民的頭上，農民的負擔便越重，階級矛盾便越尖銳。

這個時期，是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時期。

貪污成為政治風氣，正德時劉瑾和他的黨羽焦芳等人，公開索取賄賂，嘉靖時的嚴嵩父子、趙文華、鄢懋（yān mào）卿等人，從上到下，都要弄錢，不擇手段。以知縣來說，附加在田賦上的各項常例^①就超過應得的薪俸多少倍；上京朝見，來回路費和送京官的賄賂都要農民負擔。徐階是當時有名的宰相，是嚴嵩的對頭，但是，他家就是松江最大的富豪，最大的地主，也是最大的惡霸。

京官、外官忙於貪污，水利沒有人關心了，許多河流淤塞了。學校沒有人關心了，府縣學的生員名為學生，到考試時才到學校應付。許多農民產業被奪，田地沒有了，卻得照舊納稅，打官司的人愈來愈多了。

這個時期是政治最為腐敗，貪污成為風氣的時期。

也正是這個時期，倭寇（日本海盜）猖獗（鬧得很兇的意思），沿海一帶，經常受到倭寇的威脅。浙江福建兩省被倭寇侵略最嚴重。明朝政府集中了大量兵力，把這兩省合成一個防禦性的軍事體系，設總督^②管轄軍事。軍隊增加了，軍餉相應增加，這些負擔也自然落在農民身上。

大地主的兼并，官吏的貪污，倭寇的侵略，使得農民生活日益困苦。表面上熙熙攘攘，一片繁榮景象，骨子裡卻蘊藏着被壓抑的千千萬萬農民的憤怒，一觸即發。

海瑞的時代就是這樣一個時代。

（一）

海瑞任浙江淳安知縣的時候，總督是嚴嵩的親信胡宗憲。

淳安是山區，土地貧瘠，老百姓都很窮，山上只產茶、竹、杉、柏，山下的好田地都被大族佔了，老百姓窮得吃不上飯。這個縣又處在新安江下游，是水陸交通的樞紐，朝廷使臣，來往官僚過客，都要地方接待。例如經過一個普通官，就要用銀二三十兩；經過巡鹽御史、巡按御史等監察官員^③，要用銀一二百兩；巡撫^④出巡，則要用銀三四百兩。這都要百姓賠墊。他們坐船要支應船夫，走陸路要支應馬匹夫役。地方窮，負擔重。

有一次，胡宗憲的兒子經過淳安，仗着是總督公子，作威作福，嫌驛站（傳遞文書的站）的馬匹不稱心，供應不周到，大發脾氣，喝令跟人把驛吏捆了，倒掛在樹上。驛站的人慌了，跑到縣衙要辦法，海瑞說：「不慌，我自有主張。」他帶人走到驛站，一大堆人在圍着看熱鬧。鮮衣華服的胡公子還在指手畫腳罵人，一看海瑞來，正要分說。海瑞不理會，

徑自進驛站去，一看胡公子帶的大箱子小箱子幾十個，都貼着總督衙門封條，就有了主意。立刻變了臉色，叫人把箱子打開，都沉甸甸的，原來裝着好幾千兩銀子呢。海瑞對着眾人說：「這棍徒真可惡，竟敢假冒總督家裡人，敗壞總督官聲！上次總督出來巡查時，再三佈告，叫地方上不要鋪張，不要浪費。你們看這棍徒帶着這麼多行李，這麼多銀子，怎麼會是胡總督的兒子，一定是假冒的，要嚴辦！」把幾千兩銀子都充了公，交給國庫，寫一封信把情由說了，連人帶行李一併送交胡宗憲。胡宗憲看了，氣得說不出話，怕海瑞真的把事情鬧大，自己理屈，只好算了，竟自不敢聲張。

海知縣拿辦總督公子的新聞轟動了淳安，傳遍了東南，老百姓人人稱快，貴族官僚子弟個個頭痛，罵他不識時務。

更使人高興稱快的是另一件事：海瑞擋了都御史的駕，拒絕他入



這棍徒真可惡，竟敢假冒總督家裡人

境。這在當時說來，是件了不得的駭人聽聞的大事。

鄢懋卿是當時宰相大奸臣嚴嵩父子的親信，嘉靖三十五年（一五五六）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，出京來總理兩浙（浙東、浙西）、兩淮（淮南、淮北）、長蘆、河東鹽政。

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朝廷最高級的監察官員之一，出巡地方時是欽差^⑤，掌握着進退升降官吏的建議權。總理鹽政是名目，實質上是皇帝要錢用，叫他從產鹽、賣鹽上打點主意，多搞些錢。

鄢懋卿以監察官、欽差大臣的身份，加上有嚴家父子做靠山，一到地方，威風得很，利用職權，收受賄賂，給錢的是好官，給多的便答應升官，給少的便找題目磨難，非吃飽了不走。總之，不管官大官小，甚麼地方，甚麼官，非給他錢不可，非給夠了不走。不這樣做，除非不算做官才行。

不只送賄賂，還要大大地鋪張供應、迎送。地方長官巡撫、按察使、知府^⑥、知縣，大大小小都得跪着接送。吃飯要供應山珍海味，住處要張燈結彩。在揚州，地方請吃飯，一頓飯就花了一千多兩銀子。他還帶着老婆一起，老婆坐五彩搭的轎子，用十二個女子抬。連廁所都用錦緞做墊，便壺都用銀子做。

一天，輪到要巡查嚴州（今浙江建德）了，要路過淳安。全縣人都焦急，不知怎麼辦才好。

欽差、監察官、地方長官到地方巡查，照例都要發一套條約或告示，說明來意和地方應注意事項，並且大體上也都按着老規矩，照前任的抄一遍。告示內少不得要說些力戒鋪張、務從節儉等冠冕堂皇的話。海瑞研究了好久，一想對了，即以其人之話還治其人之身。便對差官說，淳安地方小，百姓窮，容不下都老爺的大罵，請從別處走吧，省得百姓為

難。他親自寫一封信給鄢懋卿，信上說：

細讀您的佈告，知道您一向喜歡簡樸，不喜歡逢迎。您說「凡飲食供應，都應儉樸，不要過分奢侈，浪費人民錢財。」您又說，「現在民窮財盡，寬一分，人民就得一分好處，一定要體諒。」您的種種懇切的教導，說的很多。我相信您的話是為國為民，是從心裡說出來的，絕非空話。

但是，您奉命南下以後，沿途情況，浙江派的前路探聽的人都說，各處都辦酒席，每席要花三四百兩銀子，平常伙食都是山禽野味，不易弄到的東西。供應極為華麗，連便壺都用銀子做。這種排場，是和您頒行的佈告大大相反的。

都察院長官出來檢查鹽政，是少有的事。因為少有，所以百

姓有疾苦的要來告狀，有貪酷行為的官要改心，百姓也會得到少有的好處。現在情況是州縣怕接待不周到，得罪都察院長官，極力買辦。百姓為出錢傷腦筋，怨聲不絕。百姓沒有得到少有的好處，反而苦於少有的破費。這可能是地方官屬奉承您，以為您喜歡巴結、不喜歡說實話，揣摩錯了您的真正用心吧。

鹽法毛病，我曉得一些，沒有全盤研究，不敢亂說。只是這一件事，是我耳聞目見的。您如來了，東西準備了，縱使您一概不受，但是東西既然買了，必然要用許多錢，百姓怨恨，誰當得起？地方官屬以今時俗例來猜測您，我又很怕您將來會因為地方官屬瞎張羅，不利於執守禮法，而後悔不及。這個害比鹽法不通還要大，所以敢把這些意見一一告訴您。

義正詞嚴，話又說得很委婉。鄢懋卿看了，氣得發抖，想尋事革掉他的官，但他是清官，名聲好，革不得。就此過去，又氣不過。只好放在心中，把這封信藏起來，批「照佈告辦」，嚴州也不去了。

嚴州知府正忙着準備迎接，聽說都老爺忽然不來了，正在納悶，怕出了甚麼岔子。後來才知道是海知縣寫了信，惹了禍。怕連累自己，大怒，海瑞一進來，就拍桌子大罵：「你多大的官兒，敢這樣！」罵不停口。海瑞不說一句話，等罵完了，氣稍平了，作了一個揖就走，以後也不再說甚麼。等到鄢懋卿巡查完了，走了，嚴州府上下官員一個也沒出事，知府這才放了心，過意不去，見海瑞時連說：「好了淳安百姓，難為了你，難為了你！」

鄢懋卿恨極海瑞，要報復，叫他管下的巡鹽御史袁淳想主意。袁淳也是恨海瑞的，他巡查地方時，海瑞照規矩迎送，迎的不遠，送的

也不遠，供應不豐富，有甚麼需索，也是討價還價。這回正好一舉兩得，也報了自己的私仇。這時海瑞已得朝命升任嘉興通判（知府的副職），便找一個公文上的手續不對，向朝廷告發，把海瑞降職為江西興國知縣。

（三）

海瑞從江西調到北京，後來又調到南京做了幾年官，在隆慶三年（二五六九）六月才被派為江南巡撫，巡撫衙門設在蘇州。第二年四月被革職回家，只做了半年多巡撫。

他最恨貪污，一上任，便發出佈告，嚴禁貪污，打擊豪強。他敢說敢做，連總督、都御史都不怕，誰還敢不怕他。屬下的地方官員有貪污

行為的聽說他來了，嚇得心驚膽戰，罪惡較大的趕忙自動辭官。有的大家族用朱紅漆大門，一聽海都堂要來，怕朱紅大門太顯耀，連夜把大門改漆成黑色。管織造的太監，常時坐八人轎子，這時嚇得減去一半。大地主們知道海瑞一向主張限田，要貫徹均平賦稅的主張，實行一條鞭法^⑦，也都心懷鬼胎，提心吊膽，時刻不安。

他在做江南巡撫的幾個月中，主要做了兩件大事。一件是「除弊」，一件是「興利」。

除弊，主要的是打擊豪強，打擊大地主，要他們把非法侵佔農民的田地退出一部分還給農民。

擒賊要先擒王，江南最大地主之一是宰相徐階，這時正罷官在家。海瑞要他家退田，徐階只好退出一部分。海瑞不滿意，寫信給徐階，要他退出大半，信上說：



要大地主把侵佔農民的田地退出一部分還給農民

看到您的退田冊，更加欽佩，您是這樣使人意想不到的大賢大德。但是已退的田數還不很多，請您再加清理，多做實際行動。從前有人改變父親的做法，把七個屋子儲藏的錢，一會兒便都散光了。您以父親的身份來改正兒子的做法，有甚麼做不到的呢？

把非法侵佔民田的責任算在他兒子賬上，給他留點面子。

這樣做，朝廷大官和地方鄉官都怕了，人人自危，怨聲四起。海瑞在給李石麓閣老的信中說：

存翁（徐階）近來受了許多小人的累，很吃了點苦頭。他家產業之多，真叫人驚奇，吃苦頭是他自取的。要不退出大半，老

百姓是不會甘心的。有錢人盡幹壞事，如今吃了苦頭，倒是一條經驗。我要他退出大半田產，也正是為他設想，請不要認為奇怪。

官僚輿論說他矯枉過正，搞得太過火了，他說並不過火。在給譚次川侍郎的信上說：

矯枉過正，是從古到今一樣的道理，不嚴厲的改革，便不能糾正過錯。我所改革的都不是過正的事，一定會辦好，請放心。

又說：

江南糧差之重，天下少有，古今也少有。我所到過的地方，

才知道所謂富饒全是虛名，而苦難倒很嚴重，這中間可為百姓痛苦，可為百姓歎息的事，一句話是說不完的。

他不但要堅持下去，還要進一步解除百姓的痛苦，可惜幾個月後，他便被革職丟官了。

徐家的田退出，徐階的弟弟徐陟，做過侍郎，為非作歹，殘害百姓，海瑞把他逮捕了依法制裁。地方官奉行政令，不敢延誤，大地主們走不動的只好依法退田，有的便逃到別的地方避風頭。窮人田地被奪的都到巡撫衙門告狀申訴，海瑞一一依法判處。老百姓欣喜相告，從今以後有活路了。地主官僚卻非常恨海瑞，暗中組織力量，製造輿論，要把他趕走。

退田只是幫助窮民辦法的一種，另一種有效的辦法是清丈，把土地

的面積弄清楚了，從而按每塊土地等級規定租稅。以此，海瑞做知縣、做巡撫，都以清丈為第一要事，在這基礎上，貫徹一條鞭的法令，在一條鞭規定所應徵收的以外，一毫不許多取。這對當時農民來說，是減輕徭役，明確負擔，提高生活，發展生產的有效措施，是對人民的德政。

興利是興水利。江蘇的吳淞江泄太湖之水，原來沿江的田畝，都靠這條江水灌溉。年代久了，沒有修治，江岸被潮水沖蝕，通道填淤，一有暴雨，便成水災，淹沒田畝，水利成為水害。海瑞在親自巡行調查之後，決定修治，正月興工，同月又修治常熟縣的白茆(máo)河、楊家濱等河，結合賑濟飢民，用工代賑；他親自坐小船往來江上，監視工程的進行，不久就都完工了，人民大得好處。原來老百姓是不敢指望開河的，一來想這樣的政府不會做這樣的好事，二來想要做也無非要老百姓出錢。因此，流傳的民謠中有兩句話說：「要開吳淞江，除是海龍王。」

意思是永世也開不了。現在人民的願望實現了，河修好了，沒有花老百姓一個錢。

在朝官僚，在野的鄉官大族都恨海瑞。過往官僚因為海瑞裁節交通機構過多的費用，按制度辦事，奉朝命該供應馬匹和交通工具的只按制度供應，節約民力和費用，憑人情但是不合制度的一概不供應，不管你是甚麼來頭，這樣一來，這些人受了委屈，也恨海瑞。他們先後向皇帝告狀，說他偏，說他做的太過火，說他包庇壞人，打擊鄉紳，只圖自己有個好名聲，破壞國家政策。海瑞成為大官僚、大地主的公敵，被奪去巡撫職權，改督南京糧儲，專管糧餉。這時，高拱作宰相，海瑞罵過他，他也是恨海瑞的，又把管糧的職務歸併到南京戶部^⑧，這樣，海瑞的職權全被剝奪，只好告病回家了。

在排擠、污辱、攻擊海瑞，保衛自己的利益的這群朝官中，吏科給